

七彩虹系列丛书

Rainbow

少年首漂队

【新·世·纪·中·学·生·探·险·小·说】

知识出版社

少年首漂队

郭建力 / 著

北京：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总编辑：徐惟诚 社 长：田胜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年首漂队/郭建力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00.1
(七彩虹系列丛书)

ISBN 7 - 5015 - 2504 - 8

I. 少… II. 郭…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6238 号

责任编辑：张高里

封面设计：于 路

插 图：郭建民

责任印制：徐继康

责任校对：马 跃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电话：68343259)

固安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268 毫米 1/32 印张：12.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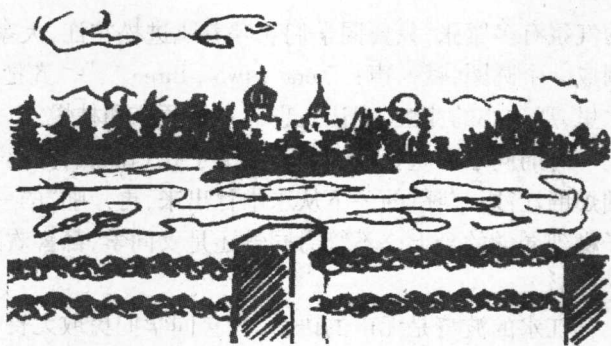
字数：250 千字 印数：5001 - 15000 册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勇敢的起飞梦想·····	1
第二章	出发·····	8
第三章	白山小镇·····	15
第四章	初次体验·····	23
第五章	激流勇进·····	32
第六章	新队员·····	41
第七章	回归自然·····	49
第八章	敬畏生命·····	62
第九章	前辈足迹·····	71
第十章	夜宿熊窝·····	80
第十一章	山洪暴发·····	88
第十二章	草地行船·····	101
第十三章	黑土地·····	105
第十四章	松花湖之恋·····	115
第十五章	伊格拉·····	142
第十六章	风雨拉林河·····	175
第十七章	故乡·····	213
第十八章	哦,北大荒·····	243
第十九章	感受无畏·····	274
第二十章	啊!三江口·····	335
第二十一章	尾声·····	348



第一章 勇敢的起飞梦想

我们有一个愿望：漂流美丽的松花江，从源头开始，实现我们儿时的梦想。

如有同学愿意参加，请到高二·一班找沛放。条件：有体育特长，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家长能全力支持，男女不限，有武术特长者优先。报名时间：考完试放学后的高二·一班教室。

一九九九年七月

一张贴在学校门口的启事，放飞了同学们考试后的心情。许多同学围在启事旁跃跃欲试，准备报名，大家都想争取机会，度过这段难得的快乐时光。

松江实验中学是哈尔滨的重点中学。学校坐落在松花江畔，正对着市内的繁华地段，傍依着汨汨流淌的松花江。

到夏季，学校在松花江边的沙滩上，设置了专用游泳区，同学们就在这里上体育课。所以，松江实验中学的体育课，让全市的中学生都羡慕得要命。不管学习有多累，不管考试前

的气氛有多紧张,只要同学们欢呼着跳进松花江,大家手拉手围成一个圆圈,喊一声:“one, two, three!”一齐把头扎进水里,那透心的凉爽,能让人忘掉一切烦恼和枯燥。

有的同学喜欢扎猛子。一个猛子扎到江底,抓起一把黄灿灿的江沙,“呼”的一下从水中冒出来,再“啪”的一下把沙子糊到同学的身上。不管男同学还是女同学,都喜欢这样打水仗。

江水的波涛是无声的语言,教会同学们勇敢无畏、热爱自然。一批批乘风破浪的健儿就是这样造就的。发起这次漂流活动的沛放和林宇雨,就是他们的代表。

沛放和林宇雨是高二·一班的学生。

每次江上体育课,林宇雨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沙滩上,一边看着同学们在水中嬉戏打闹,一边眺望着水天相连的远方,陷入遐想之中。

“松花江到底有多长?”林宇雨问坐在身旁的沛放。

沛放摇摇头。

“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沛放看着松花江也有同样的疑问。

沛放和林宇雨的友谊源于松花江。从初中开始,他们俩就一起偷偷到江边玩,他们游到江对岸,躺在沙滩上晒太阳,肚子饿了,就游回江南岸,各自回家。

那还是很久以前的事,他们俩到松花江去游泳,江边游人很多,他们怕衣服丢失,就在沙滩上挖个坑,把衣服放到坑里,用沙子埋好。他们常常用这种办法存放衣服。可是那一次,因为两个人都着急往水里跳,竟忘了记住埋衣服的位置,他们游泳回来,怎么也找不到埋衣服的地方,直到天黑,两人只好穿着游泳裤回家去。回家后,他们都受到爸爸妈妈的责备。





虽然这件事早已过去，可是当时身上只穿一条短小的游泳裤走在大街上，引来行人们惊异的目光，那种不自在的感觉，他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松花江带给哈尔滨的孩子们无穷无尽的欢乐。他们对这条朝夕相伴的河流充满依恋，也充满企盼，他们渴望了解她的来龙去脉，渴望解开萦绕于他们心头的关于这条河流的一个又一个谜……

一天，沛放和林宇雨坐在江边沙滩上看夕阳。

“如果我有一个总是缠绕在心头的梦想，是不是应该把它变成现实？”沛放问林宇雨。

“我也有，不知道和你的是不是一样。”林宇雨回答。

“要是我们能漂流松花江那该多好。”

“那是我惟一的梦想。”林宇雨点点头。

“真的，那咱们就漂一次，就在这个暑假？”沛放激动起来。

“你家里能同意吗？”林宇雨问。

“我爸会的！”沛放肯定地回答。

“那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两个人击掌发誓。

松花江横贯在祖国的东北大地。起源于长白山麓的白头山天池，流经吉林省、黑龙江省，最后汇合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入大海。

曾有书记载：古人称松花江为天河。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北方的土地上还是一片荒凉，这里没有四季，全年都由白雪覆盖着。

有一个老人叫张广才，他带着两个儿子大兴安和小兴安

来到这里。他想要这里变成有绿树、有鲜花的地方，于是和儿子们每天都刨啊，刨啊。他刨好一个坑，他的儿子就把一棵树苗种到坑里。可是种下的树苗不是冻死就是枯死。张广才老人只好领着儿子去天上找水。

在我国的吉林省，有一座长白山，长白山上有一个天池，传说长白山天池是王母娘娘洗脸的地方，天池里的水又清凉、又纯净，而且源源不断。张广才老人来到这里，想把这里的水引向东北大地。

管水的是古代东方殷民族所奉祀的神叫帝俊，他要张广才老人答应他两个条件，才可以引走天池的水。第一个条件是要张广才老人帮他找到他的第九个儿子。他有十个儿子，是天上的十个太阳，因为不守规矩，同时出现在天空，被后羿射下来，有八个掉到大海里，只有第九个掉在北方的陆地上，这第九个太阳是他最疼爱的儿子。帝俊让张广才老人帮他找到他的儿子，并好好看护着他，只要他不沉没在海里，就永远不会死去。

帝俊的第二个条件是：天池中的水属于天上，要想引到人间，必须有山脉阻挡，须有水的通路，否则将会泛滥人间。

老人答应了帝俊的条件。他派出自己的孙子们去寻找第九个太阳；同时他带着儿子把平原的土地挖出一条大沟，给天上的水准备出通路。

很快，张广才老人的孙子们就找到了第九个太阳。按照帝俊和老人的约定，长白山天池的水沿着山上的裂缝流下来了，这些水一流下来就到处乱跑，淹没了许多地方，冲裂了长白山，冲裂了天池，有如山崩地裂一样。张广才老人一着急，就躺在长白山脚下，用身体顶住了长白山的山脚。小兴安为帮助父亲，就躺在父亲脚下，让父亲的脚蹬住自己的头往前顶。要坍





塌的长白山被顶住了。大兴安又用身体堵住了冲向东北平原的大水，使天池里的水沿着长白山上的裂缝向指定的水路缓缓流去。水流过的地方，树木茂盛，土地肥沃，所有的地方都变成了一片片绿洲，而张广才老人和他的两个儿子都变成了山脉。从此，长白山上的水就这样流淌着，浇灌着北方大地！

真让沛放意想不到，来报名的同学差点儿挤破了教室的门！原以为女同学是没有胆量参加的，谁想得到，很多女同学都来报名。沛放拿着密密麻麻的名单发愁：总不能全校同学都去吧？他和林宇雨只好去找体育老师商量。

体育老师和沛放都认为漂流队员应该精明强干。根据体育老师平时对同学们的了解，选出了六名同学，加上沛放和林宇雨，一共八个人。

这六名同学是：高二·一班杜遥、高一·一班朱帅、高一·三班田野、高一·二班马可（以上为男生）、初三·一班佐丹洋、初三·二班纯红（以上为女生）。

杜遥是这八名同学中身体最弱的。沛放却非常愿意和他同行，同学们都觉得他有头脑，遇事冷静沉稳。

朱帅在学校是以调皮著称的。他学习成绩差，常常因为打架被学校开大会点名。朱帅长得壮，虎头虎脑，都上高中了，有时还抢女同学的零食吃，班里同学送了他一个外号：“帅猪”。体育老师推荐朱帅，是因为朱帅有他的优点：能吃苦，遇事能挺身而出，虽然头脑简单，但只要遇事和同学们多商量，他会是非常好的伙伴。

马可是学校的排球队员，长得英俊潇洒。

女同学佐丹洋是学校的长跑冠军，她高高的个子，修长的身材，清秀的瓜子脸上长着一双丹凤眼。她长长的披肩发

又黑又亮,跑起来飘在空中,活泼可爱。

另一名女同学纯红是矮个,圆圆的脸庞梳着整齐的娃娃头,一双又亮又大的圆眼睛,温文尔雅。纯红在学校的游泳比赛中,常常取得好成绩,是出色的游泳健将。

田野是学校的田径队员,喜欢南拳北腿。他个子不高,但粗壮结实,他和佐丹洋曾在业余体校一起受过训练,当他知道佐丹洋也参加这次活动时,不由吃惊地说:“她呀——麻烦大了!”

这个小集体中的八名同学终于聚到一起啦!大家围坐在学校操场上,每人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年龄和班级。沛放问每个同学,是不是得到爸爸妈妈的同意?同学们都点头说是,有的同学还笑着说大受支持。其实,同学们在家里要不是经过“顽强斗争”,大家是绝不会聚到一起的!

同学们选沛放当队长,还给新集体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少年首漂队。

大家开始分头准备。

沛放和田野回到从小就在那里训练的少年体校,借到了漂流所需要的重要的物品:两条木制舢板和两只橡皮艇。舢板是松花江上最常见的船只,船头尖尖地向上翘起,船尾平宽,远看像弯弯的月牙,近看像晃动的摇篮。橡皮艇是一种军用登陆艇,它轻快、灵敏、速度快,是松花江上一种很好的交通工具。

当过登山运动员的体育老师,给同学们讲了野炊、野外宿营常识,还给每人配了一把锋利的腰刀。

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喜悦,来自友谊和关怀。学校为同学们买了四顶科学考察专用帐篷,这是一种新产品,体积小、重量轻、防潮防蚊虫。各班同学送来了整箱火腿肠、矿泉水,还有捐





款。

行程路线也制订好了：由哈尔滨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到松花江上游，再由上游坐汽车到松花江源头，在源头下水。

出发的前一天，同学们和爸爸妈妈们都来到学校。林宇雨的爸爸是个老公安，由于他的努力，公安局的叔叔支援同学们一辆大解放车。这辆车要把舢板、橡皮艇、帐篷、毛毯还有许多宿营用的物品一直送到下水的地方。

车装好了，一声长长的鸣笛，汽车驶出了校园。

同学们站在操场上，目送汽车在阳光下缓缓远去。其实，把梦想变成现实，距离并不遥远。明天的路也许危机四伏，但只要勇敢地走下去，生命中就会增添新的内涵！





第二章 出发

出发的这天，大家集合在火车站大厅里。同学们蓝白相间的运动服在候车大厅里格外显眼。来送行的人们把每个同学都团团围住，一遍遍地嘱托着。

“别忘了！奶奶在裤腰上给你缝了500元钱，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林宇雨的姥姥不住地叮嘱着。

体育老师拿着笔，把学校的电话号码写到沛放的背包上：“记住，给学校打电话，遇到麻烦事、缺什么东西就跟学校联系！”

同在一个班的沛放、林宇雨和杜遥刚从家长身旁离开，就被男同学们团团围住，班长递给他们每人一双鞋：“给，这是咱全班同学凑钱买的，龙牌登山鞋。全班同学祝你们一路平安！”

“放心吧！会一切顺利的。”沛放紧握班长的手。

直到火车开始移动，同学们仍在和亲人们告别，大家没有想到这次有趣的远行，竟让这么多人牵挂和担心。





火车平稳地前行，车身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写着家乡名字的站台越来越远，终于消失在车窗外。从现在开始，同学们终于踏上了征程，为了今天，大家不知兴奋和激动了多少天。

最先让同学们感到愉快的是从车窗外吹进来的清风。那风带着大地的芬芳、带着阳光的气息，任意地吹拂着同学们的头发、脸庞，大家的思绪随着车轮有节奏的运动而飞翔着，驰骋着。

车窗外，远方的山峰在不断地变化，一会儿重叠，一会儿升高，一会儿又消失。河流自由流淌，围绕着座座山峰，在阳光下一会儿变成淡绿色，一会儿变成浅灰色。车窗旁掠过一排排小树，像绿色的闪电。宽广的平原上，薄雾轻烟笼罩下的绿野、砖房、羊群和条条小路，都显示出殷实和富足的生活气息。对于渴望奔向远方的人来说，故地显得很沉闷，离开它是一种快乐。但当遥远而神秘的远方走近身边时，这才发现，那大地的芬芳，那静静绿野中的秀美，都和故乡一样，是故乡美丽的延伸……

同学们坐在一起，很快就互相熟悉起来，大家纷纷拿出各种小食品摆到两个女同学的小桌上，于是，两个女同学面前，升起了一座花花绿绿的小山。男同学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吃着各种各样的零食。

田野拿出他的小游戏机玩起来，连过二十关，才抬头喘口气，这是他的习惯。朱帅坐在田野的上铺，伸长脖子看着田野手中的游戏机。这台彩色 Game boy 真让他羡慕。爸爸总说他考试总分及格就奖励他一台。“到那时，我可以在大街上捡一台啦！”他常失望地想。

朱帅有些坐不住了，他觉得总有一种亢奋的情绪鼓动着

他，让他无法平静。“走，到那边去走走。”他对下铺的田野说。

“干什么去？”

“玩去。”

“不去！”田野正玩得高兴，没有理会朱帅。

朱帅自己一个人朝车厢门口走去。车厢门口，列车的震动声很大，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朱帅手扶着门，好奇地看着镶在走廊墙上的一个漂亮把手，那个把手有一头微微翻翘着，小巧别致，旁边写着四个字：紧急制动。

朱帅盯着这个小小的把手，头脑里闪过一连串奇怪的问题：什么叫紧急制动？谁可以扳动它？动一下会有什么结果？他感觉把手翘起的部位在向他晃动，示意他摸一下，那种感觉神使鬼差，朱帅竟伸手握住那个把手扳了一下。

“吱——”

一声尖尖的巨响，列车猛地顿了一下。朱帅脚下一滑撞到车厢的墙壁上；坐在第一个铺位的旅客的衣领毫不客气地勾走了对面铺位那人手中的鸡爪子；紧挨同学们那四个铺位的人在举杯喝酒，杯中的酒被惯性猛地洒到他们身上。

早就跑到座位上牢牢坐住的朱帅，一声不吭地盯着车厢门口。从门口走进来的列车长、乘警和列车员，全都紧绷着脸，目光严厉。朱帅对站在他们面前时的感觉一点儿也不陌生——他经常这样站在教导主任面前，耷拉着脑袋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

“你们谁干的？”

“我。”

“你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这回知道了？”

“知道了。”

“知道会有什么损失吗？”

“不知道……知道。”

沛放赶快挤了过来。刚才他差点儿没从铺位上掉下来，现在他弄明白了，原来是朱帅引起的。

“对不起，对不起。”沛放赶紧道歉。

“你是他什么人？”列车长问。

“队长。”

“你，还有你。”乘警指着沛放和朱帅，“跟我们去一趟。”

在沛放跟随列车长一行往门口走时，沛放推开了朱帅，示意杜遥和他一起去。杜遥动作灵敏地追上了沛放，夹在几个乘警中间和沛放一起往前走。

列车在继续运行。朱帅看着车外的景色，想着刚才的事情。刚才光顾着紧张，忘了看火车停没停住，他觉得挺遗憾。十五分钟以后，沛放和杜遥回来了。他们的表情告诉大家，暴风雨已经过去，愉快的旅行继续进行。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列车播音员清脆的声音在车厢里飘荡起来，车厢门口的人们匆忙挤下车。站台上，一个白色的路牌写着两个字：牛家。

牛家站很热闹，卖各种水果和小吃的叫声不断。一大堆西瓜摆在地上，切开的西瓜红红的瓤，看着就让人嘴馋。

“哎！看那堆西瓜多棒！”

“它们因为好吃才可爱。”两个女同学看着西瓜，目不转睛，一副馋透了的表情。

火车咯噔一声又向前移动，沛放从车窗向外望，突然看见马可抱着大西瓜正在追火车。沛放刚刚放松的心又紧张起来，

他把头伸到外面拼命喊：“快！把西瓜扔了！快跑！”沛放恨不能幽灵般飘出去，把马可抓住，塞进车厢。

马可并没有扔掉西瓜，他抱着西瓜随着火车向前跑，一节一节车厢已从他身旁移去，他还没踏上火车。火车越开越快，这时，在一节车厢门口，有一位列车员伸出一只胳膊，抓住了马可的手，马可用力一跳，踏上了火车的踏板。同学们的头都伸到车厢外面，看见那是倒数第二节车厢。

紧张的一幕又过去了。不一会儿，大家吃起了甜甜的西瓜——这西瓜可来之不易，为了它，差点丢了马可！

夕阳穿过车窗，照到淡黄色的车厢壁板上，随即又消失了。车厢里的灯亮起来，是奶油色。艺术家们常说奶油色是忧伤的颜色。车窗外是黝黑而起伏的暗影，什么都看不清，只有一座座农舍里露出的点点灯光向同学们诡谲地眨着眼睛。

这是同学们离开父母的第一个夜晚。

杜遥打开笔记本，开始写第一篇漂流日记。马可和田野正在悄声议论坐在铺位上的两个女同学。

“她在我们体校，外号哭神。”田野说。

“不是长跑特厉害吗？”

“训练一累，准哭。要不然，整个一个世界冠军！”

佐丹洋转过头，看到了马可和田野。他们俩赶紧闭上嘴，装做若无其事。

她在寻找在家的感觉。

佐丹洋非常想妈妈，从天色发灰的时候起，她就忍不住想哭。每天晚上妈妈会给她打洗脸水，而且睡前还给她一杯热牛奶，有时佐丹洋撒娇，还要妈妈喂呢！佐丹洋喜欢妈妈身上淡淡的香水味，还有自己那张漂亮柔软的席梦思床。今天晚上这些全都没有了，车厢陌生，车窗陌生，车厢里的灯光陌生，身边





的人也陌生，她心中有一种不能排遣的苦闷，憋得她好难受。

朱帅很难在一个位置上坐一会儿，今天已经破格坐了一天。在车厢昏暗的灯光下，他总想找个人说话或下棋。他偷偷看见隔壁铺位上的两个女同学正安静地躺着，他怎样能引起她们对他的注意呢？他从背包里翻出了一小团黑线，扯下一段做了一个黑色大蜘蛛。蜘蛛的身上有一根长长的黑线，朱帅用手牵着，把蜘蛛吊到佐丹洋的铺位上，正好在佐丹洋的头顶上荡悠。

正在想家的佐丹洋被突然出现的黑蜘蛛吓坏了，她尖叫一声，随即放声大哭起来。她的哭声吸引了所有的人，连旁边不认识的旅客也围了过来。

沛放从没见过女同学这样的大哭，特别是远离集体、单独在外的时候。他有点不知所措。

又惹了祸的朱帅躺在自己的铺位上，蒙着被子，假装睡觉。

“这是谁干的？”沛放拿起假蜘蛛问道。

“准是朱帅，讨厌的家伙！”纯红发现了秘密。

只有田野不以为然，他在想：女生真麻烦。

朱帅看逃不过，伸出头来，连连道歉：“Sorry Sorry，开一个小玩笑，不要当真。”

佐丹洋在大家的安慰下不哭了，她和纯红手拉手去车厢门口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在沛放的安排下，又重新躺下，渐渐进入了梦乡。

列车平稳地向前运行，列车员关上车厢里的灯，拉上了车窗的窗帘，风声被隔在了窗外，车厢里安静了许多。沛放终